

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

平庸是什麼？平庸是無感、是俗濫、是沒有 sense；是相同的譬喻、是過淺的碟子、是發現早被插上旗幟的土地，卻還當作是新大陸。平庸是當你發現自己如此平庸，試圖撕開日常的薄膜後卻發現，那不過只是每個青春年少男女都做過的反抗，如此而已。

反抗的界線總是沒有辦法被磨擦得更清楚，是昨日，是清晨。我看見自己走上長長的天橋，破敗的大紅色相當刺目，那是通往公車站和高中校園唯一的路；我念的高中是完全中學，高中和國中部共用一棟大樓和操場，是一所剛成立且不被任何人所知悉的新學校。我沒有趕上末代聯考，也分不清推甄或指考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只是日復一日沉默的走上那座天橋；升上高三，我總是整個班上最早到教室的那個人，「早點到，書才念得好。」母親這麼對我說，這句蠻橫且毫無因果的話，現在我才搞懂要怎麼反駁她。

於是在所有人都還沒醒來前，那裡就變成我的房間。孤獨是自己的房間，通往三樓的階梯，緩慢延長的走廊，光線淡薄，雨天陰濕；走在其中常有股奇異的黏著感，知道位於盡頭的那間教室並不會有任何人等著我，這樣的想法竟成為我一天當中最快樂的時光。那是縮短睡眠而換取的魔幻片刻，我用時間以物易物，直到有下一個也早起的同學推開門，告訴我結束了。一天真的要開始了。

現在想來，所謂的美好時光不過就是「沒有人」，沒有人逼著你承認自己的愚鈍，承認自己走進這間學校是錯誤的；一所藏在國中校園裡的高中部，分明是個不上不下的存在。於是整班學生夥同老師全拚了命念書，力圖從平庸裡開出花來，為了證明這樣的地方也能出幾個台大政大的優秀青年。只有我，成績奇爛無比，每日夢遊似的晃過校園，連反駁的資格都沒有，平庸中的平庸。只能在路過教室後頭時假意的掃幾眼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成績高低由左至右依序排列，不及格的請舉手。

不，不用喊又，我們不想知道你的名字：「妳看到分數都不會覺得……不好意思嗎？」老師把話拐了彎，向我展示她的禮貌貼心，顯露我的不知羞恥。看啊，妳輸給 32 號、18 號，24 號……扳著手指都數算不完，我是一個無法被容忍的錯誤。在這裡，頭腦決定一切，智商決定階級。於是我塗改成績單，用拙劣的技術剪貼白紙覆蓋再影印，偽造出一張「我不在那裡」的數據，低下頭望著影印機嗡嗡作響，亮光閃動；我邊默背片語或數學公式，邊等待另一個假冒的我出現。

我想我對這個世界的恨意，就是在那間教室裡被緩慢培養出來的。濕度與溫度調節合宜，同樣環境下被照料得好好的玻璃培養皿，誰也不知道究竟會養出什麼怪物，或自以為怪物的傢伙來？我認識的一個年輕小說家，有著少年般憂鬱臉孔的 E 總是說：「我懷抱著對這世界的歉意。」生而為人，我很抱歉。這讓我好疑惑，像你——像你們這樣聰明且有教養，頂尖國立大學出來的孩子

究竟有什麼好抱歉的呢？當然，各人有各自的關要過，那份歉意也並非因我而發。這樣一想，我的「恨意」又更顯得粗俗了，好愚蠢、好可憐的幼稚啊。

他們不知道。不知道我多奸詐，拿少得可憐的那點天份去換，偽裝成一個「很懂」的文藝少女，不過看了幾本書就開始想寫點東西。暗火搖曳的咖啡館裡，是台大畢業的 H，就讀清大的 C，還有我暗自崇拜，即將前往他國留學的 T。眾家身世輝煌，映得我的臉紅通通；和他們談村上龍、瑞蒙卡佛、艾莉絲孟若，超過三句便打住。別讓無知露了餡啊，這點道理我還懂。於是當他們聊起某些共同記憶時，我便勢必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「缺席者」了。他們舉辦大型社團活動、為了校刊上的一篇文章爭辯（我念的學校甚至連校刊都沒有）、或換上暱稱在文學論壇上留言時，我正在為超過半數不及格的科目補考，可能連光搞懂一個英文字句都有困難。那樣的青春狠狠灼傷我，說著「都在混呀沒什麼念書」的人，打工跑影展談戀愛，翹課只為了赴一場約會種種行徑，在一杯一百二十元的咖啡底下都變得優雅且迷幻。我傻愣愣的聽著，心裡只想問：你們怎麼敢。

我不敢。

常常在小說裡讀到這樣的情節：女主角貧窮但聰慧過人，即使表現出色仍被師長欺凌，情節一路延伸下去，昂貴與貧窮的權力關係不言而喻。但我其實羨慕那些女孩，她們是有傲氣的，知道自己聰明，根本一點也不輸給那些同學，是老師瞎了眼，被現實蒙了心智。貧窮可恥，但她們才不以自己為恥呢。

但我感到可恥，坐在他們之中彷彿回到高中教室，轉過頭來死死的盯著 T 看，想要趁她眨眼的瞬間偷走她的臉，她的人生。但 T 渾然未覺，仍然露出可愛的虎牙對我笑，家世清白、聰慧甜美。後來有人告訴我死心吧，一輩子都別想成為 T 那種女孩：「妳相信妳是個一無是處的人。」是的，T 不會露出像我這樣，求不得又觸不到，苦苦渴望變成另外一個人的猙獰。

當不了那百分之一，卻又不甘心就這樣了。我後來在各種場合都遇過那樣的女孩，擁有小心翼翼的自尊，不肯回去當另一種，連自己平庸與否都不在乎的百分之一；於是賴在原地不走，扭捏作態，成了中間的百分之九十八。苦苦的和現實纏鬥對抗，不斷回想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。她們可能常常被稱讚，但更多時候是批評，說她們太過自溺、矯情、小鼻子小眼睛，全是些肚臍眼思考：「妳以為妳很偉大嗎？」她們疑惑了，不懂。只好悶著頭繼續一撞再撞，試圖突破某些界線。但誰也沒有說出那句話，誰也不願意好心的開口說：其實什麼錯也沒有，妳們不過，不過就只是平庸罷了。

平庸是毫無意外的棋局，是最狠的毀謗。比起貪婪自私色慾等等難聽字眼，語氣很收斂，很毀滅。我們會說：「她／他是個好人，可是……」也就這樣了。也只能這樣了。

對我來說，平庸就是站在那台嗡嗡作響的影印機前，一再模仿筆跡所寫下的那個分數；稍稍越過及格邊緣，任何人都足以輕易抵達且大聲嘲弄的數字，好卑微，也好珍貴。如此而已。